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輯傳卷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劉芬

給事中_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李元春

謄錄監生_臣甯樸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輯傳卷十

明 王樵 輯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胡氏曰子野毀而卒穆叔

不欲立昭公然則昭公受誰之命乎其書即位有子

野之命矣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

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

國弱公作國酌齊惡

公作石惡罕虎公作軒
虎號公作潞穀作郭

左傳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為
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
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
不足以容從者請瑱聽命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
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

而懲諸侯使距違君命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

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示無弓而

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訖鄭地尋宋之盟

也初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謂先今

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楚重

得志于晉晉之恥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宋之盟書

加于牲上不歆血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杜氏

曰楚恐晉先歆故欲從舊書經所以不書盟按宋

之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是
欲互為先也今以尋宋之盟則恐晉之先也故讀舊
書讀舊書則楚仍先晉但不歃血耳楚意不在于盟
取得志于晉而已趙武無辭以却而又從之夫盟不
寔何事於尋却之可也況圍初不為尋盟而出聘鄭
娶於豐氏而以尋盟為遂事也合諸侯大事也以大
夫專之於境外圍之無君其何足言唯聽於楚已為
中國之恥而一呼而至羣然以奉楚大夫之令趙武

子產皆諸侯之良而不能出一辭是可怪也 胡傳
此陳侯之弟招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
子者其常稱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

三月取鄆

公作運

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
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

樂王糾相

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

難指求貨故以

帶為辭

弗與梁其錕

叔孫家臣

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

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
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
也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乃請諸楚曰魯雖
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
左右可也自無令王諸侯遂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
乎

言強弱
無常

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

大謂篡弒
滅亡之禍

莒魯爭

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固請諸
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

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強其可哉

言可成

雖可不終

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

胡傳不曰伐莒取

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內諱也

李廉曰

季孫伐邾取鄆與歸父伐邾取繹何異而書法不同程氏胡氏以為乘亂取邑故隱諱其詞然則不乘亂而取之者不貶乎陳氏曰歸父伐邾猶公命也此則專取邑而已此亦未當然則云何曰書伐莒是以討

賊子魯也不書伐而書取則收奪而已矣

附左傳叔孫歸季孫勞之旦及日中不出魯天季氏臣

謂魯阜曰叔孫氏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楚戮不忍

其內日中馬用之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乃出見之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其廉反

左傳秦后子鍼也桓公子景公弟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

曰弗去懼選選數也謂錄其罪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司馬

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

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
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 公羊傳
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
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鹵音魯公
穀作太原

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

山戎

及羣狄於太原崇卒也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阮以什共車必克

增更

十人以當一車之用

困諸阮又克請皆卒

去車為步卒

自我始乃毀

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

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

為三伍

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

左角偏為前拒

皆臨時處置之名

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

薄之大敗之

杜氏曰大鹵太原晉陽縣

胡傳太

原近地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

詐誘而敗之耳使後世車戰法亡爭以變詐相高皆

此啓之書敗狄譏之也 按魏絳嘗言於悼公曰勞

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毋乃不可乎故悼公之亡狄師不出戎狄犯疆場而驅逐之邊吏之事不足書亡者皆有義也箕與交剛皆稱人至是卿帥師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起呂反

左傳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於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 杜氏曰齊雖納去疾

呂人先召之故從國舊例書入 胡傳其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此呂之公子曷為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稟也其書入者難詞也 按於次去疾為長本當立者也密州舍之而立展輿既立展輿而又廢之國人患其虐而弑之展輿因而即之國本去疾之國也故春秋正之曰呂去疾入於呂不與密州之舍去疾也不與國人之君展輿也與去疾之討則正弑者之誅矣君

臣父子兄弟之亂於人者皆撥而反之正矣程子曰
齊小白言當有齊也莒去疾亦其例也凡義當承國
者名繫國而不稱公子以殊於大夫胡氏以為因不
稟命而削其公子恐非也

莒展輿出奔吳

展下公穀
無輿字

程子曰為弑君者所立而以國民者罪諸侯也 趙
氏曰鄭忽曾羈未踰年出奔不稱爵言不能嗣先君
也莒展雖踰年不稱爵其罪大也 李氏曰罪諸侯

之意似晦竊意衛衍與剽莒去疾展輿皆以二君書
變例也彼既立踰年成君矣不書爵已見絕之不書
莒何以見其已立乎陳佗見討亦繫國則展輿之繫
國不必求他義也若殺州吁無知之不國則上文已
見矣

叔弓帥師疆鄆田

左傳因莒亂也 高氏曰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嘗帥
師而城之復為莒所取今乘莒亂而取之又帥師以

疆其田必師師者懼不服也疆之者溝封之以別乎

呂也

葬邾悼公

邾始書葬

附左傳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

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

音昭音胡駘台

為祟

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

帝嘗

有二

子伯曰闕

於葛反

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

地闕

不相能也

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克不臧遷闕伯於商丘

宋地

主辰

主祀辰星辰大火也

商人

湯先相士封商丘

是因故辰為商星遷

實沈於大夏

今晉陽縣

主參唐人

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

是因

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

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也服虔以為即

下句邑姜所生者彼乃晉之始祖豈得以後世始封之君謂之前代之末世也當武王邑姜

武王后齊太公女

方震之慎反懷胎也

太叔夢帝謂已余命爾子曰

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

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為

晉星

叔虞封唐侯叔虞之子燮父改為晉

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

金天氏

帝少皞

有裔子曰昧為玄冥

水官師長也

生允格臺

駘臺駘能業其官宣

通

汾洮

二水

障大澤以處大原

晉陽

臺駘之所居

帝顓頊

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蓀黃實守其祀

四國臺駘之後

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

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

於是乎崇

音詠

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

於是乎崇之

臺駘汾神是山川之神實沈參神是星辰之神

若君身則亦出

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

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念所施

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凡人形神有限不可久用神久用則竭形太勞

則敵不可以久勞也神不用則鈍形不用則痿不可
以久遠也固當節其勞以宣疏其氣朝以聽政夕則

疲疲則易之以訪問訪問久則倦倦則易之以修令
修令久則急急則易之以安身安身久則滯滯則易

之以聽政則勿使有所壅行不開不湫聚氣底氣以露其
氣順體暢

體氣不散則食不消食不消則食
少食少則肌膚瘦骸骨露也茲此心不爽明而

昏亂百度形之與神相隨而有形以神為主神以形
為宅形強則神強形弱則神弱神常隨形

而盛衰也既露其體則神識亦弱致使
此心不明照察失宜而亂百事之節也今無乃壹之

同四時也馳騁田獵甘酒嗜音恒舞酣歌勞則生疾
非所勞也深居簡出日晏視朝逸非所逸也

矣叔向曰善哉胙未之聞也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

物君子也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

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女在房室故以室言之非鬼非食

惑以喪志言公病之狀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

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

遲速本末以相及也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醫和言女當有節然難言也故喻以樂先王制外樂
以禁內情所以為百事之準節也故為樂有五聲之

節為聲有遲有速從本至末緩急相及使得中和之聲降者聲下而息也五聲一周聲下而息前聲罷退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樂曲成乃息非五聲一周得息也五降之後聲一成而曲未成當從上始不容更復彈於是作是有煩手淫聲惱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

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已無以生疾

說降後不彈之意言

不以後聲接前聲而容手妄彈擊是為煩手此所擊非復正聲是為淫聲淫聲之慢塞人心耳乃使人忘失平和之性故君子不聽也物亦如之君子之近琴

瑟以儀節也非以惱心也

儀法也為心之法使動不過度班固曰樂而有節則

和平壽考及迷者勿天有六氣說見降生五味謂金

顧以生疾而墮性命

下

文

味

辛

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五行在天為發為五

色

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味嘗而知色視而見徵為五聲

白聲商青

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徵驗也色既不同其聲亦異也

淫生六疾

淫過也滋味聲色所

以養人無害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

五節

六氣並行無時止息但氣有溫暑涼寒分為四時春夏秋冬也序此四時以為五行之節計一

歲每行得七十二日有餘土無定方過則為菑陰淫

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

末四肢也風為緩急雨淫腹疾

雨濕之氣

為泄晦淫惑疾

晦夜也夜當安身女以宣氣近女過度則心惑亂也明淫心疾

明晝也晝以營務營務當用心思慮煩多則心勞敝也陰陽風雨四者雖各以其氣與人為病若能自防護受之不多則不為病晦明天有常度女陽物而晦

時女常隨男故曰陽物家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

道常在夜故曰晦時

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

臣對曰主是謂矣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

所生也於文皿蠱為蠱

文字也

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

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

巽下艮上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少男而說長

女非匹故惑山木得風而落

皆同物也

物猶類也

趙孟曰良醫也厚其

禮而歸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九倫反公
穀作卷音權

左傳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

圍之弟
子皙

伯州犂城隼

隼屬

南樂

今河南
陽翟縣

郊

縣屬
襄城

鄭人懼子產曰令尹將行大事

而先除二子也

黑肱伯
州犂

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

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

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

孫卿

曰以冠
纓紱之

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

皆鄭
叔子

右尹子干

王子
比

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出奔鄭

因築城而去

殺太宰伯州犂

於邲葬王于邲謂之邲教

楚人謂未成君為教

使赴於鄭伍舉

問應為後之辭焉

問赴者

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

共王之子圍為長

此告終稱嗣不以篡弒赴諸侯

楚靈王即位遠罷

音皮為令尹遠啓疆為太宰

靈王圍也即位易名熊虔

按程子之

論學春秋也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至於傳可據而經不同則曷從乎亦當闕疑而已矣

楚子麇卒是也必欲為之說則反傷於義理矣公子

圍之弑君以前則蒲宮自異執戈者前諸侯之大夫
皆知之而明譏之於會所矣以後則將戮慶封椒舉
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此其
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馬用之楚國之臣子公言之
矣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
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
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七國淮夷
三軍之衆耳目所屬明為慶封所訐軍人粲然皆笑

天下傳以為口實不但趙盾董狐之筆崔杼齊太史
之簡矣近則左氏公穀遠則戰國策載不修春秋之
言皆曰圍弑其君則傳可信不誣也決矣經何以書
卒而不止其弑也哉杜預以為楚以瘡疾赴故不書
弑商臣弑父其不以實赴也決矣春秋胡從而大書
之乎胡康侯以為圍弑君而自立中國力所不加不
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
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

聖人憫之甚思之甚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畧其篡
弑以扶中國夫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不因亂賊而存
亡也何扶之有隱公弑而書薨春秋魯史故也若曰
為中國諱申之辱書廩曰卒是君楚矣薨曰薨卒曰
卒弑曰弑事各有實其文則史各紀其實聖人不能
易亦不可易也有史從偽赴而聖人正之者矣未有
史皆曰弑而聖人書卒者也今以書薨書弑為凡史
皆可及唯或薨或不薨或弑或不弑裁自聖心為仲

尼之所獨此何異於走文弄法以為非獄吏守典者之所知乎闕疑闕文聖有明訓強說無益於經而有害吾故曰傳可據而經不同闕之可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傳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

趙氏曰霸國正卿無適諸國告為政之理止是聘耳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

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

所以王也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傳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

游氏太叔之族

黑與游楚爭室為游楚所擊傷故欲害其族

傷疾作而不果

游擊所傷創

子產

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

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

室而罪二也

爭徐吾犯之妹

蕀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

鄭為游楚亂故盟諸大夫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不速死大刑將

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書其罪于木加于尸上

劉氏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黑伐良霄而逐之君

弗誅也以為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徐吾氏黑乃楚之從兄

徐吾氏歸於楚君放楚也而盟諸大夫黑欲殺楚而娶其妻楚擊

傷黑子產以為直鈞則黑於是自以為卿又將為亂幼賊當罪放楚於吳

疾作而臥子產使吏數諸其家則幸而勝之耳夫君專殺大夫非王法所得為者也然而春秋或予之所

以見君臣之禮扶上而抑下也聖王之罰不誅不教
不誣無罪及其惡成而罪見誅之猶鷹鷂之發也無
留獄矣豈幸而勝之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少姜卒

齊女平
公妾

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

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遂致服焉

服禮

胡傳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姦
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隣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

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
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昭公不能據經守
正失禮妄動躬弔隣國之寵妄見辭而還後之失國
出奔旅死乾侯兆於此行矣

三年春王正月

丁未滕子原卒

原公作泉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滕始書葬

杜氏曰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

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而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罪之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電公穀作雪

杜氏曰當雪而雹故以為災而書之 左傳大雨雹

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

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

春分之中

奎星朝而出之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用之祭寒

見東方

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

火星昏見

東方謂三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其藏之

四月中

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
秋無苦雨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胡傳陰陽之

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晝霾

電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申豐者季氏之孚

信所

任也不肯端言其事歸咎藏冰之失夫山谷之冰藏

周用徧亦古者本末具舉變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

時無愆伏凄苦之變則亦誣矣

附左傳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

前年

十月鄭伯如楚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

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於

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
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
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
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
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
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
侯乎若適淫虐楚人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
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

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隣國之難是三殆

也四嶽

岱華衡恒

三塗

山名太行轅轅崤澠也

陽城

山名河南陽城縣東北

大

室

即嵩高也為中嶽在陽城縣西北

荆山

在新城沔鄉縣南

九州之險也是

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

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

人

亨通也

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

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

宇

於國則四垂為宇宇屋簷

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

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
邢無難狄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
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乃許楚使
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
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叔舉遂請昏晉侯許之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

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子專會
諸侯始此

左傳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鄭伯先待于申六

月丙午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

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

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蓋啓享諸侯于此

此商湯有景亳之命

亳即偃師

周武有孟津之誓

時伐紂也

成

有岐陽之蒐

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康有鄴

宮之朝

鄴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

穆有塗山之會

塗山在壽

春東

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

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

卷十
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
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
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何氏曰
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病中
國

楚人執徐子

左傳徐子吳出也以為貳馬故執諸申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左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時

之屬國皆歸獨言宋鄭者鄭伯久於楚宋太子以後至不得時見故慰遣之宋華費遂鄭

大夫從從伐吳以杜氏曰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

城

執齊慶封殺之

左傳使屈申蕩之圍朱方吳邑慶八月甲申克之執

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

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此其肯從於戮乎播

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
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
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
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穀梁傳此入而殺其不

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

言時殺慶封自於
鍾離實不入吳

慶封

其以齊氏何也

據已絕
于齊

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

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
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

之為君者乎軍人聚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

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

衛人殺州吁蔡人殺陳佗楚人

殺夏徵舒皆討賊之詞此云執齊慶封殺之不與以討賊也

不與楚討也春秋之

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

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穀梁之義精

遂滅賴

賴公穀作厲

左傳遂以諸侯滅賴遷賴於鄢

楚邑

楚子欲遷許於賴

使鬬韋龜

子文玄孫

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

為許城也

申無宇

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

莫校

築城外竟諸侯莫與爭

王心不違民其居乎

言將有事

民之不

處其誰堪之

啖氏曰左氏云賴子面縛銜璧楚子

焚櫬按經但言滅是死位也他年賴降而舍之故誤

耳

九月取鄆

左傳言易也皆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故

曰取

著丘公去疾也

附左傳鄭子產作丘賦

杜氏曰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

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年彼注云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

各為一賦渾罕

子寬

曰君子作法於涼

薄也

其敝猶貪作法於

貪敝將若之何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傳初穆子去叔孫氏

成十六年辟雋如之難奔齊

及庚宗

魯地遇

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

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勿勝

穆子夢

顧而

見人黑而上僂

僂肩

深目而顴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

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日志之及宣伯

穆子之兄僑如

奔

齊饋之

饋宣伯

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

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

言兄始為亂已則有魯今日之願蓋忽言

魯

人名之不告而歸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

女生曰姓謂子也

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

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

視之遂使為豎

臣小

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

齊大夫

知叔

孫於齊歸未逆國姜

孟仲母

子明取之故怒

怒其妻其子

長而後使逆之

逆二子怒其母故不即逆

田於丘猶

音由地名

遂遇疾

馬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

鍾曰爾未際

際接也言孟未與諸大夫相接見

饗大夫以落之

以豨猪血

釁鐘曰落

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

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

國之客

謂公

怒

穆子信之

將往牛

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

殺孟丙

牛又強與仲盟不可

仲與公御菜書觀於公

菜書公御之名觀私游觀公公所

公與之環

使牛入示之

示叔孫

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

而何

如何

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

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名仲牛許而不召杜

洩

叔孫氏宰

見告之饑渴

牛不食叔孫

授之戈

使討牛

對曰求之

而至又何去焉

言求食可得無為去豎牛

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

見人使寘饋於个

東西箱

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

漏器

令空示若叔孫已食

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

三日絕糧

牛立

昭子

豹之庶子孺

而相之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

欲去之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舍中軍卑公室也

杜氏曰罷中軍季孫稱左師
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

叔孫為軍名

孔氏曰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
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矣今舍中

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減已稅
以貢于公民全不屬公公室益卑也

初作三軍三分

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

無所入於公

叔孫氏臣其

子弟

以父兄
歸公

孟氏取其半焉

復以子弟
之半歸公

及其舍之也

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

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季氏家臣叔孫氏厚則季

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此與盧蒲嬖告慶封之語同豎

牛即叔孫之東郭偃常無咎也孟丙仲壬則崔成崔彊也叔孫之季孫則崔舒之慶封也南遺使

國人助豎牛攻諸大庫之庭攻仲壬也魯城內有大庫庭氏之虛于其上作庫

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

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

適立庶又披其邑昭子不知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見罪將以赦罪罪

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昭子無意決殺之故猶使得奔當時就執

之以請於君大
夫而誅之可也

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

齊魯界上關

投

其首於寧風之棘上

寧風齊地

按舍中軍非獨欲弱公

室亦欲棄叔孫婁位之未定薄仲叔二家之厚以厚
已也公穀以為復古復正非也荀曰後此二卿二軍
則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纘帥師伐莒及哀二年
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何以三卿並
將三軍並出邪荀悅云春秋之義舍中軍則善之皆
惑於公穀之說而未之考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傳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殺之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自郊勞

時至

至於贈賄

時去

無失禮晉侯謂

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

曰何為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

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

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

莊公孫

弗能

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

謂伐莒取郛

利人之難

因莒亂而

取不知其私

不知已國亦有釁

公室四分民食於他

他謂三家言公

如民然仰給食于三家

思莫在公不圖其終

庫臣無為公慮而國其終者

為

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

修政

用賢守信睦隣咸福在已國家安定禮之大節也

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

於禮不亦遠乎

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傳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

公羊傳莒牟夷者莒

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
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
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
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重地也
杜氏曰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
亭按取卞而襄公幾欲適諸侯伐莒取郚而叔孫
豹幾戮於會今公在晉而所為復爾蓋欲陷公使晉
人執之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傳莒人愬於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乃歸公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扶粉反公作漬穀作貢

左傳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杜氏曰蚡泉魯地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始見經

左傳冬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標麻

楚東鄙三

邑名四年冬吳伐楚入此

之役遂射以繁陽之師會於夏汭越大

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

楚地

聞吳師出遂啓疆帥

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

廬江舒縣有鵲尾渚

楚子以

駟至於羅汭

羅水名

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

於萊山遂射師繁陽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

清

南懷汝清皆楚界

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于坻箕之山是

行也吳王設備楚無功而還

此為楚通越制吳之

始自合晉楚之成中國兵未及弭而荆楚樓吾諸侯
以伐吳徒為不義役矣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秦始
書葬

附左傳鄭人鑄刑書

鑄於
鼎

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先王

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
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為矣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拜莒田也

謝前年受叛邑不見討

宿之營私無禮甚矣

左傳反以其辭加遽為知禮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

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

族

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

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

遂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

合比弟

欲代右師乃與

寺人柳比從為之徵公使代之 按殺太子痤也以
寺人伊戾之讒逐華合比也以寺人柳之讒刑人之
能敗人國家也如此然附伊戾者向戌比柳者華亥
得外臣之合而其譖乃售刑人與小人陰類相合間
人之父子兄弟以至於墜宗隕祀者多矣可不戒哉
秋九月大雩

楚遠罷帥師伐吳

罷音皮

左傳徐儀楚聘於楚

儀楚徐大夫

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

也使遠洩

楚大夫

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

師於豫章而次於乾谿

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竟

吳人敗其師于

房鍾

吳地

子蕩歸罪於遠洩而殺之

按帥師非遠洩

也而洩伏其誅故書遠罷伐吳以正之楚再不競於

吳乃移兵有事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

冬叔弓如楚

左傳聘且弔敗也

按四年公會申將朝楚而使

叔弓先聘耳楚恃其強必不告敗於諸侯彼不來告

吾何由弔之左氏之說非也

附左傳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晉侯許之

齊侯伐伐燕

左傳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

北燕伯三年出奔齊

按晉人納捷菑於邾則書弗克納此納北燕伯亦不克而還不書者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非奉少奪長之比但齊景受賂而退故止書伐耳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左傳齊求之也 賈逵何休以為魯與齊平許惠卿

以為燕與齊平杜云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 左傳

癸巳齊侯次于號燕燕人行成二月戊午盟於濡

上濡水出高陽縣東北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玉也鑿玉櫝匱也掌耳

玉爵不克而還受賂不克果納簡公 李氏曰推之經例暨齊平

正與及齊平及鄭平句法相似而下文又有叔孫涖盟正與叔還涖盟之事相類且左氏下文明說燕人行成而上文又以為齊求之文法自相背今若截齊

求之也四字正解齊魯之平而以癸巳以下方終齊
燕之事則兩得之矣蓋左氏本無誤而許惠卿之誤
也五年傳有齊燕平之月則謂濡上之盟耳疏強增
暨字以實之非 胡傳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

三月公如楚

左氏謂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召公而公
往也

叔孫舍如齊涖盟

舍左穀作錯丑畧反
後同涖音利又音類

穀梁傳內之前定之辭謂之涖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附左傳鄭子產聘於晉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

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

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

駟帶助攻伯有

明年壬寅余又

將殺段也

公孫段豐氏黨

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

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

洩

之子孔

及良止

伯有之子

以撫之乃止

立以為大夫使有宗廟殺子孔在襄

年十九

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

為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為

子孔不為厲問何為併立洩

子產

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

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以

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於民

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及子產適

晉趙景子問焉

中軍佐趙成

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

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

孔氏曰此將說淫厲故遠本其初人

之生也始變化為形形之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矣魄內自有陽氣氣之神者名之曰魂也魂魄神靈

之名附形之靈為魄附氣之神為魂附形之靈者謂
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為聲此則魄之
靈也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
之神也鄭玄祭義注云氣謂虛吸出入者也耳目之
聰明為魄是言魄附形而魂附氣也人之生也魄盛
魂強及其死也形消氣盡聖王緣生事死制其祭祀
別為之名改生之魂曰神改生之魄曰鬼劉炫云人
之生也形必有氣氣形相合義無先後而此云始生
曰魄魄陽曰魂有先後者以形有質而氣無質尋形
以知氣故先魄而後魂其實無先後者也朱子曰
子產此論窮理甚精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

明匹夫匹婦強死

不病也

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

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

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
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
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左傳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

晉不禮焉庇其賊人

孫林父

而取其地

戚地

故諸侯貳今

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
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

喪於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左傳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嬖始生孟縶及元

孟縶之足不良故孔成子

孔達之孫

立靈公

八年春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

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

子過

皆哀公弟

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

偃師而立公子留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罪在招也

穀梁傳鄉曰陳公子招

在元年

今日陳侯

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

孔氏曰招與

公子過共殺偃師而立公子留及楚殺徵師留出奔

鄭招乃歸罪於過而使陳人殺之及楚師來討又推

過為首得免重責不死而放之於越是以招為從罪也若其從招之詐如楚之意則宜書過殺偃師今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是仲尼知其實狀以招為首也 今按稱弟以殺世子者叔父之親加戕於國儲君貳之重以立庶孽致楚滅陳盡其親所以甚其惡也哀有庶嫡矣又屬其嬖孽於二公子戕其國本哀自為之也書曰陳侯斥君之辭也餘如孔氏說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傳夏四月辛亥哀公縊

夏惠自殺經書辛丑從赴

叔弓如晉

左氏謂晉築虎祁之宮成而諸侯賀之未知信否然前年楚成章華之臺召諸侯落之則晉成虎祁之宮而諸侯賀之固也及是時般樂怠敖可弔也而賀之

史趙知之矣

虎音斯虎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左傳干徵師

陳大夫

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

於楚楚人執而殺之書曰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於紅

蒐所求反書蒐始此

左傳秋大蒐於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

大蒐數軍

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瑯琊陽都縣有牟鄉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衆之犬

數也穀梁傳因蒐狩以習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

為防

蘭香草也防為田之大限

置旃以為轅門

旃旌旗之名通帛曰旃轅門仰車以

其轅表門

以葛覆質以為紮

質樁也紮門中集

流旁握

謂車兩轆頭各去門

邊空握握四寸也

御輦者不得入

輦挂則不得入門

車軌塵

塵不馬出轍

候蹄

發足相應遲疾相投

拚禽旅

拚取衆禽

御者不失其馳

不失馳騁之節

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

戰不面傷逐奔

不獻

嫌誅降

不成禽不獻

惡虐幼小

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

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

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

而賤勇力也

杜氏曰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

劉氏曰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於紅
亦非正也曷為不言公公不與蒐也昭定之蒐不
言公按公羊云以罕書穀梁云正也皆非此三家
既分公室假蒐禮以數軍實陰擇其才勇之士以強
私黨耳春蒐者獵之淺秋獮者獵之深比秋而行蒐
禮姑淺獵而寡獲示不貪於從禽其實則數軍實而
已諸家非時之論未盡其情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古未反

左傳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

奐

奐公作瑗

左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

偃師之子

圍陳宋戴

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

壬午十月十八日傳言十一月悞

使穿

封戌

楚大夫

為陳公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

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

在齊其兆既存矣

謂陳氏

杜氏曰孔奭招之黨

葬陳哀公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杜氏曰以事往非行會禮

此與宣十五年公孫歸

父會楚子於宋事同

許遷于夷

左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

此時城

父為夷故傳實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 杜氏曰
之城父屬譙郡

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為文

附左傳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

他歷反

率陰戎

陸渾之戎

伐潁

周邑

王使桓伯

周大夫

辭於晉

責讓之

曰

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

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

國為西土之長

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

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

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

而因以敝之

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云

先王居櫛机

於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

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教三危者

居於

瓜州

今敦煌

伯父惠公歸自秦

僖十五年

而誘以來

僖二十二年

使偁戎諸姬入戎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

咎也后稷封殖天下

修封疆殖五穀

今戎制之

毀封疆踐五稼唯以畜牧

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

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

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伯父猶然戎狄何責

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

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
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
王有姻喪使趙武如周弔且致閭田與祿反潁俘王
亦使賓滑周大夫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
之

夏四月陳災

公穀作火

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悌

悲也

矣曷為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

指公拾

殺人之賊

指孔瑗即孔魚此傳以孔魚為抬手穀樞師

葬人之君

此傳以陳哀公為楚葬之

若是

則陳存悌矣穀梁傳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

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范氏曰陳已滅矣猶書火者不與楚滅也不可以方全國故不

云

杜氏曰天火曰災陳既已滅降為楚縣而書陳

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害繫於所災所

害故以所在為名

孔氏曰以彼不繫晉知法自不當繫楚非是存陳

趙氏

曰災公穀皆為火按前後未有書外火者唯宣榭火以樂器所在見周之所司無人示譏耳此則不同其

例也當依左氏為災 按春秋地名繫其本國者是
其原封所有也滅國未有還繫之者況陳以千乘侯
封三恪之尊雖一時為強吏所乘後五年復封有其
社稷者五十二年葬陳哀公列國猶會史猶書於策
陳實未亡也春秋安得遽曰楚之陳乎陳災與宋災
同亦直書災異爾存陳之說固非本旨以梁山沙鹿
為此而謂其已降為縣而不書楚者繫災所在為名
此亦非也存陳之說雖非本旨不傷教意漢建安二

十五年通鑑已紀黃初之元朱子以為奪漢太速予
魏太亟非春秋存陳之意以不與楚之滅而存陳此
本可通但公羊家又以存陳為天意左氏亦有火出
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之說皆諸儒以意衍說不足信
也國曰災邑曰火亦非

秋仲孫貜如齊

獲俱縛反

冬築郎園

左傳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焉用速成以勸民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按桓四年狩于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今又築
為囿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而淫於游觀昭公之志可
知矣或曰意如虞君於耳目之玩而有其權也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齊公作晉

左傳齊惠欒高氏皆者酒

欒高二族皆出惠公

信內

信婦人言

多怨

強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

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受甲而如鮑氏見文子鮑則

國

亦授甲矣遂伐欒高氏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欒施高強來奔陳鮑分其室按此陳氏專國之漸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意公作
隱後同

左傳平子伐莒取郟按舍中軍是借二軍復古之名以掩中分魯國之實爾其平居也四分其民季氏擇二子各一至其出軍則季氏專將一軍身為元帥而孟仲各將一軍之半以為之副此所以雖曰舍

中軍而三卿帥師蓋舊額固存也八年蒐於紅自根
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邾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則
魯軍制非能復古可見矣叔孫婍居守故叔弓所將
者叔孫氏之兵也取郟不書公見討於平丘故諱之
戊子晉侯彪卒

左傳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
禮諸侯不相弔游
吉遂如晉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左傳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
許人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
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馬用幣子皮固請以
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
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
既葬未卒
哭故猶服
斬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吊
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成公
作成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左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饗蔡侯於申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

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
不克然胥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
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
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桀克有緡
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
二王能無咎乎 胡傳世子般弑其君十三年矣楚
子不以大義致討乃誘殺之聖人深惡而名之也其
慮遠矣後世討亂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

興師用詐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
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紹王弁昧於春秋垂
戒之旨矣 按楚奉孫吳以討陳而遂縣之今誘殺
般其辭於人必又曰吾討其弑君也春秋深惡之故
名虔於誘殺般之上言虔與般等耳夫般弑其君諸
侯與通會盟者十三年於茲以楚子為之會主也以
弑君之賊會弑君之賊同惡相求諸侯非唯力不能
討亦勢不敢討矣今楚以得陳又欲舉蔡故為此詐

諷之舉烏可於十三年之後以倡義致討責之懷惡
之人哉楚子未暇治也而責其討殷胡氏之義疎矣
公羊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
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
不予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

比音

左傳齊歸薨大蒐於比蒲非禮也

襄三十一年傳言
敬歸之姊葬歸則

襄公之妾也妾母稱
夫人義見成風薨葬

按九月葬齊歸晉士之送葬

者歸語魯故叔向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菟不忌君也
菟於紅不言公公不與菟也此又在君夫人之喪公
不與可知而大菟不廢是三家以馳騁田獵間君喪
也叔向所謂不忌君也三家之罪不待貶絕而見矣
其書大菟又見僭禮也抑人亦有言為政不難其身
正則巨室畏之巨室服則一國服矣昭公始即位
在感而有嘉容今齊歸之喪又無感容叔向以為有
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不顧親也臣不忌君君不顧

親能無卑乎然則書大蒐亦罪昭公薄於人倫其身
不正故不為強臣之所忌而專國擅兵間國衰而耀
武也

仲孫纘會邾子盟于祲祥

祲子鳩反又七
林反公作侵羊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

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魚斯反公
作屈銀

左傳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
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

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於厥慙謀救蔡也按蔡
世子有與楚義不同天堅守不下其志亦可憫矣厥
慙合天下之兵畏而不敢救遣使乞請於楚卑辱已
甚夫宋之盟以弭兵名諸侯故諸侯廩至今楚背盟
肆暴欲逞無厭於陳蔡晉不能以義責之而反以姑
息舍忍冀保前好豈不悖哉春秋備書諸國之大夫
罪之也胡氏謂心欲救蔡而力弗加春秋恕其不能
而不求備失聖人之意矣 侵祥厥慙地皆闕

左傳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左傳楚子滅蔡用隱太子於岡山 按楚誘蔡侯般

而殺之其世子有先是居守至是痛父飲血誓不與

讐賊俱生被圍八月抗敵不下力盡勢竭終不肯屈

服故為賊虜所執而虐用之怒其拒師之久也有之

於世子之道得矣故書之以閔而賢之也有受命居

守父殺國圍窮迫之中捍敵不暇固未暇立乎其位
則世子者其本稱也公羊以為未踰年之君非也又
謂不君靈公不成其子故稱世子聖人善善惡惡各
以其身安得不君靈公不成其子耶

附左傳楚子城陳蔡不羹

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
定陵西北有不羹城

使

棄疾為蔡公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杜氏曰三年燕伯出奔高偃高偃侯玄孫齊大夫陽即

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不言于燕未得國都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傳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取郟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慙遂如晉穀梁傳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熊公作然
穀作虎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

慙公
作整

左傳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蒯

南蒯之子
季氏費宰

南蒯謂子

仲

慙

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

代

其位我以費

為公臣子仲許之以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

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邾聞

費叛遂奔齊

言及邾解經
所以書出

楚子伐徐

左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

潁水之尾在下蔡

使蕩侯潘

子司馬督罷尹午陵尹喜

五子楚大夫

帥師圍徐

吳之以與國

以

懼吳楚子次于乾谿

在蕪湖縣南

以為之援雨雪王皮

冠秦復陶

秦所遺月衣

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

楚大

夫右尹子革

鄭丹夕莫

王見之去冠被舍鞭

敬大

與之

語曰昔我先王熊繹

楚始封君

與呂伋

齊太公之子丁公

王孫牟

衛康叔子康伯

變父

晉唐叔子

禽父

周公子伯禽

並事康王

成王

四國

皆有分分以寶玉我獨無有今我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

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

山筭路籃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

弧棘矢以共禦王事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齊王舅也成王母太公女

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

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

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大子長曰昆吾嘗居許地少曰季連即楚之祖

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

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又加之以楚

四國陳蔡不羹

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

君王命剝圭以為鉞

斧也

秘

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

敢請命

請制度之

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

言如響國其若之何

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

子革曰摩厲以須

王出吾刃將斬矣

以已喻刃言摩厲以待斬王之淫惡

王出復語左史

倚相趨過

倚相楚史名

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皆古書名

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

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此楚靈王心事也既

得諸侯又滅陳蔡必將觀兵周郊以求九鼎以許祭

田為名移兵臨鄭為改物之圖矣左氏詳記有意

鄉

公謀父周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

祭公方諫游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

王是以獲沒於祗宮

言不見臣篡弒

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

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悒悒

安知

式昭德音思我

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孔氏曰穆王之時有祈父

司馬官名招職掌兵甲常從王行祭公諫王游行設言以戒司馬言祈招之情惜美其志性安和情惜然也女當用此職掌以明我王之德音也思使我王之德度用如玉然用如金然使之堅而且重可寶愛也若用民力當隨其力任不可使勞役過其所堪鑄治之家將作器而制其模謂之為形用民之力亦依模用之故言形民之力也醉飽是酒食饜足過度之名穆王用民之力不知饜足故令去其醉飽過盈之心朱子曰形字今家語作刑注云傷也極分曉蓋言傷民之力而無饜足之心也愚按作刑雖分曉但於上式如玉式如金意不接家語作刑亦與形同型鑄器之法孔氏說已明盡不可破也

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

深感子革之言

不能自克

以及於難

愚按楚子伐徐此已滅陳蔡欲肆其心

將有事於北方而患吳之撓其後故伐徐以威吳也
然則曷不遂伐吳乎蓋懲鵠岸房鍾之兩敗且慮兵
連釁結未易得解為北方諸侯之所窺故乘滅陳蔡
之威加兵於徐欲以先聲脅吳使不敢動爾何以知
其將有事於北方曰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求伯父
昆吾舊宅之許田於鄭此非啟其端乎且申之會所
聞六王二公之事其心薰然歆美極其願之所止固
必如穆王周行天下皆有車轍馬跡而後已也子革

之言固其志矣動之以後禍其心暫而怵焉隋楊廣
之江都金完顏亮之江上與楚子虔之乾谿前後一
也春秋書滅陳蔡伐徐弒於乾谿比而觀之亂賊可
以知所戒矣然非自天罰之亦安知報復之不爽如
是乎春秋畏天命責人事制治於未亂故謹嚴於亂
賊之變以見意也

晉伐鮮虞

左傳晉荀息偽會齊師者假道鮮虞遂入昔陽秋八

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繇皋歸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肥白狄也繇皋其君名鉅鹿下曲陽

縣西有肥累城

胡傳書晉伐鮮虞狄之也楚奉孫吳討陳

因以滅陳誘蔡般殺之因以滅蔡晉莫能救則亦已矣而效其所為以伐人國是中國居而夷狄行也

按當楚有事於中夏則晉常有事於狄不競於楚無志於中夏也夫戎狄豺狼不可啟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今親暱翦於豺狼而無畏簡書之志乃區區焉

狄之為事又以狄道克之是狄而已矣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左傳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

以為囚俘治區夫

魯大夫

曰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

食之為之令主而供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

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

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

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胡傳費內邑也卿為主

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家臣強也語不云乎有
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季氏以所惡於下
者事上攘奪其君至於四分公室有其二以所惡於
上者使下不禮其臣使怨而謀逐之何辭可執而以
討於南蒯乎春秋之法不書內叛書圍費罪意如也
按南蒯之叛雖以不見禮之故然其謀一則曰歸
其室于公一則曰我以費為公臣蓋亦不平季氏之
所為而不忘乎公室云爾未始欲以邑附他國也故

後雖以費入齊而君子不名其叛唯於此書圍費則其罪之在季氏可見矣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告子路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夫子若往豈但使弗擾效順於季氏而已君實有國大夫不得有其家反之正必使公室與季氏各安其所然後紀綱立而治化可興是春秋書圍費墮費之意也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當時大夫黨乎其類之私言爾若家臣心乎公室即為貳心於大夫是與大夫之專邑無君

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谿穀作溪

左傳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遂掩而取其室

在襄

三十及即位奪遂居

掩之族

田遷許而質許圍

許大夫

蔡

消有寵於王

消仕楚

王之滅蔡也

在十一年

其父死焉

其父在國

故王使與於守

使消與居守楚

而行

王行至乾谿

申之會

在四年

越

大夫戮焉

王肅云越大夫常壽過也申之會經書淮夷而不書越以常壽過被罪不得列會故

也戮者以令衆不必殺也故下文常壽過作亂

王奪闕韋龜

令尹子文玄孫

中犍

邑名

又奪蔓成然

韋龜子

邑而使為郊尹

治郊竟大夫

蔓成然故

事蔡公

棄疾有當璧之命故成然事之

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

洎蔓成然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

固城克息舟

楚邑

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

在襄二十二年

其子

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

蔡公之命名子子皙

二子皆靈王弟元年子子奔晉子皙奔鄭

及郊而

告之情

告以蔡公不知謀

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

而逃觀從使子子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

使子子居蔡公之牀

食蔡公之食並偽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衆

已從觀狗於蔡曰蔡公召二子

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

詐言蔡公將以師助二子

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

子干子皙已行

成軍

蔡公助之而殺余

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

指蔡人

若能死亡則如違

之以待所濟

言若能為靈王死亡則可違蔡公之命以待成敗如何靈王蔡響也蔡人豈能

為之死亡哉朝吳特以激之

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蔡人決不

為靈王死亡則莫如與蔡公可得安定蔡也

且違上何適而可

上謂蔡公言蔡公制

命勿論所適當從

衆曰與之

蔡人悟

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於

鄧

潁川名陵縣西南有鄧城蔡公初不與謀至是同謀矣

依陳蔡人以國

國陳蔡而

之依楚公子比

干子

公子黑肱

子哲

公子棄疾

蔡公

蔓成然蔡

朝吳帥陳蔡不美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

四族蓬氏許國蔡消

蔓成以入楚及鄧蔡公使須務牟與史弼先入

二入皆楚

大夫蔡公之黨也

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

蔡公志乎為君

執殺靈王之二子特以長幼推比使立而因歸惡名焉正僕大子之近官

公子比為王公

子黑肱為令尹次於魚陂

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

公子棄疾為

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

從乾谿之

師告使
叛靈王

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

金完
顏亮

之事類此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

子也亦如余乎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

聽國

人之所與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

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

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

子革

乃歸於楚王沿

夏

漢水別名

將欲入鄢郢尹無宇之子申亥求王遇諸棘

里闡門也

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茅尹申亥氏

蘇

氏曰亂始於觀從成於棄疾以比為名而已然比動於利而隨之則比雖不弑而弑君之名比尸之矣

汪氏曰隋司馬德戡裴虔通等與宇文智及弑煬帝推智及之凡化及而立之後史皆書化及弑君是亦春秋書楚比之義按比之弑君以春秋誅心而言名之而來盟之而從帥陳蔡不羹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則躬為戎首畧不辭避是比有爭國之心明矣以春秋書法而言凡為弑君者所立而與聞乎故

則以首惡書之討賊而不能明正其罪則不以討賊
之辭書之虔弑君而立比為是出奔及虔罪貫盈國
人內叛比歸而正名討賊夫誰曰不可乃志在於乘
亂竊入因人成事初無討賊之意則是以一亡公子
爭國而已虔有覆載不容之罪而人莫之疾戴以為
君者有年於茲起於二三失職怨望之徒因其在
外反之於內則臣弑其君而已比無親於楚無援於晉
進不能正討賊之義退不能為曹子臧吳季子力辭

不受為人所援之立則立書法得以加弑君之名
怖之死則死棄疾得以歸弑君之獄其又奚怪哉然
罪比是矣而使棄疾逃誅則姦人之計推人使先而
徐圖其後人受其惡名而身享其利者是將為得乎
曰春秋之文一事而兼衆義其旨甚深而人多不察
今熟玩於經則得之矣曰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
其君虔於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方自晉歸
於楚身未至于乾谿則弑虔於乾谿者誰哉下書楚

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則棄疾實當國而弑虔殺比皆
在其手也明矣當以棄疾為主則前而比之歸中而
虔之弑後而比之殺皆棄疾所為爾春秋實未嘗專
歸獄於比而漏棄疾之誅但讀者不察耳 虔之弑
君以縊而虔亦自縊虔殺麋之二子幕與平夏而祿
與罷敵亦先死焉自投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亦如余
乎噫天道好還乃如是哉 或曰弑其君虔上脫一
楚字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殺公作弑

左傳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

干曰余不忍也子玉

觀從

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

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

相恐以靈王也

乙卯夜棄疾使周走

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夔成然走告子干子皙

曰王至矣國人殺司馬將來矣

司馬棄疾也言司馬見殺以恐子干

君

若蚤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

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

位名曰熊居葬子干於訾實訾教

不成君無號謚者楚皆謂之教邾教

訾教並以地名冠教又楚之先君有若教在位多年亦稱為教不知教是何義殺囚衣之王

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

蔓成平王封陳蔡復遷邑

復九年所遷邑

施舍寬民宥罪舉

職召觀從使為卜尹他年子尹申亥以王樞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

馬乃大有事於羣望

星辰山川

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

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

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已姬密埋璧於大室

祖廟

之庭

使五人齊

側皆反

而長

以長幼

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

馬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

微見

璧紐以爲審識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

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

音古

馬何難對曰無與

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

寵須賢人

而有人而無主二也

內有主

而有主而無謀三也

策有謀而

無民四也

民有民

而有民而無德五也

四者既備當以德成

子干在晉

十三年矣晉楚之從

從子干游者

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

盡親叛可謂無主

族屬已盡親者異心

無釁而動可謂無謀

靈

無道民心內離可謂有釁但子干無主於內無助於外輕信妄動故曰無釁

為羈終世

客

晉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

楚人無愛念之者

涉五難

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

外屬焉

時穿封戌死棄疾并領陳事城方城

寄慝不作盜賊伏隱民無

怨心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

當壁拜

有民二也

君陳蔡民無怨

令德三也

無苛慝

寵貴四也

貴妃子

居

常五也

棄疾季

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

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

其貴亡矣

位不尊

其寵棄矣

父既沒故

民無懷焉國無與焉

將何以立

義已見上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左傳晉成虎祈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故

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

徵會告於吳秋晉侯會吳子於良

下邳有良城縣

水道不可

吳地水行故言水道不可言水行值難

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於

邾南甲車四千乘

三十萬人

羊舌鮒

叔向弟

攝司馬遂合諸

侯於平丘 杜氏曰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左傳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

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

事則不經

業貢賦之業

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

須禮而有次序

有

禮而無威序則不共

禮須威嚴而後共

有威而不昭共則不

明

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

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

業

志識也歲聘問以互修其職業

間朝以講禮

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

再朝而會以示威

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

再會而盟以

顯昭明

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狩盟於方嶽之下

自古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

依先

王先公舊禮
主諸侯盟

懼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之犧牲而布諸君

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

聞命矣齊人懼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叔

向曰諸侯有間隙矣不可以不示衆鄙哉叔向八月辛未

治兵習戰建而不旆

旆旆也

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

軍將戰則

旆故曳旆以怒之

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

我之不共魯故之以

不共晉貢

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

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

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

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

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

之有牛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

言牛倒豚上豚必死也謂魯以晉無

能故以瘠牛自喻

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

聞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

不敢與盟

甲戌同盟

於平丘齊服也子產爭承

承貢賦之次

曰昔天子班貢輕

重以列

位也

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

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自
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 按自晉楚為成晉之
君臣自謂天下無事媮情苟安無復四方之志楚由
是虎視中夏肆其無厭熊虔罪盈惡稔自底覆亡晉
昭公誠欲於是而號召諸侯修復悼公之業無亦求
之有本行之有序今揣已度德未有以服人心改觀
聽而汲汲於會之是徵盟之是重未聞主夏盟奉齊
犧求終事而矜其威力恐脅諸侯自喻牛雖瘠債於

勝上如此盟之卑者也詞之不殺惡之也 晉自城
杞之役於今十六年不得齊不能以德結其心而徒
示甲兵之威自雞澤之盟於今四十二年不勤王不
能以義示諸侯而上盟天子之老書同盟兼譏之也
晉合諸侯止此鄆陵之後參盟復作矣 晉自重
丘之後會盟皆大夫至此而再合諸侯晉昭初立楚
國有亂有志於收諸侯也而叔向諸臣德卑材下故
卒於無成自是亦不復合諸侯穀梁以為善其因楚

有難而反陳蔡之君公羊注又以為諸侯欲討棄疾是皆不得其傳而臆度之言也

公不與盟

與音預

胡傳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恥禮也會於沙隨不見公盟於平丘公不與曲不在我故直書而不諱也

李氏曰胡氏全無貶魯之文恐亦小偏黑壤之曲全在魯故諱而不書沙隨平丘之曲雖在晉然沙隨以僑如之譖魯實無罪平丘以邾莒之訴魯亦不能無

責焉於曲之中又分曲直則書法兩通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左傳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

守之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

惠伯從

胡傳稱人以執

非伯討也季氏不臣何以非伯討乎晉人若按其罪

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斂私邑為公

室之民則方伯之職修矣今魯與邾通好亦不朝夕

伐莒而鄆鄭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以邾莒之言曰

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
貨而不在義也何得為伯討乎 按邾莒之怨大率
皆季氏為之也昭之世邾雖通好非得已也前此受
其叛人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亦季氏也其愬於晉豈
一無事而誣之哉若莒曰朝夕伐我蓋甚之之詞雖
不朝夕伐之然魯之削莒亦甚矣不止鄆鄆一事也
前此救台遂入鄆元年取鄆帥師疆鄆田五年受其
叛人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敗其師於蚡泉十年

伐莒取郟皆季氏主之也即邾莒所愬季氏之罪多矣而况攘奪其君又魯之所未能愬者乎使舉伯討誅之可也沙隨不見公則執行父平丘公不與盟則執意如晉人固知季氏之專魯政矣而終不能討晉君昏庸強家以氣類相庇其執其舍但欲示威無心於行義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於蔡陳侯吳歸於陳

左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

六小國

於荆

荆馬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隱太子

太子有

子廬歸於蔡悼太子

偃

之子吳歸於陳

公羊傳此

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傳此

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胡傳

歸者順辭不與楚滅也不言自楚不與楚封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穀梁傳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

啖氏曰按時君失德而書葬不失德

而不書葬者多矣不可通也今按喪葬人之常禮鄰國往會則書豈以失德而廢常禮哉喪紀何以為

訓弒君不葬

啖氏曰賊未討不書葬本施於魯不及他國他國則從會不會之列但賊當國

者多不得依常禮葬終不可為例也

滅國不葬

言無人葬之然楚滅陳葬陳哀公是葬禮猶行

列國猶會或言楚葬之非

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范氏曰蔡靈公弒逆無道以至身死國滅不宜書葬書葬者不令夷狄加乎中國且成諸侯與滅繼絕之

善

趙氏曰據蔡既興復以禮改葬魯往會故書耳

無多說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
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
文伯子彌牟辭公於河按先是公子慙欲去季氏以告

公而從公如晉事雖不遂公之欲除季氏明矣季氏
見執而公復如晉人皆以為請季氏而譏其失進退
以吾觀之公之意殆不其然公之意謂此除季氏之
機也邾莒之事託於請之陰以明之然晉之執意如
本以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之一言而已未暇深問相

犯之曲直也。晉之大夫亦魯之季氏，豈有為魯討不臣之事哉？

吳滅州來

左傳：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今尹上當有楚字州來屬楚之小國，成六年吳入之，至是滅之。

附左傳：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

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
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親親與大
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穆子告韓宣子
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
季孫患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
有罪死命命晉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
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
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

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

襄二十一年生

叔虎與樂氏黨

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

季武子

雖獲歸骨於晉

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

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

待禮

待見遣之禮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左傳尊晉罪已也

劉氏曰左氏之舍族為尊晉罪已非也一事再見卒名耳孫氏曰

不氏前見也

穀梁傳大夫執則致

大夫不致見執而後致

致則名

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

附左傳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

為一慮癸入

為一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

不忘其君

君謂季氏

欲請送子遂奔齊侍飲於景公公曰

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

齊大夫

曰家臣而欲

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

文子致之

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

左傳莒著丘公卒郊公

著丘公子

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

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

莒大夫孫夫也

惡公子意恢而善於

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

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胡

傳卒自外錄者也莒人來赴故魯史書其卒葬自內

錄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以來杞薛微

國無不會其葬矣何獨闕於莒乎意如專國莒嘗慙

其疆鄆取鄆之罪故怒而不往也以此見意如之專
恣矣若意如者其很然不顧敢施於鄰國則廢其喪
紀不能少忍於其君則偏之出奔及在晉一聞除館
西河之言則恐懼逃歸一匹夫不若何也小人無禮
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苟不遠之其能國乎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左傳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公子意恢郊公奔齊
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高郵孫氏曰公穀皆以為曹莒無大夫蓋曹莒小國
其大夫之位纔當大國之士春秋諸侯之士皆不書
名故曹莒大夫之名不見于經其有事繫懲勸法當
書者則雖賤而名之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意恢是也
襄陵許氏曰公子鐸首亂而無見焉者韓愈曰春
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此類皆所以表見王道若鐸
不書者多矣

附左傳晉邢侯

楚申公巫臣之子

與雍子

亦故楚人

爭鄆田久而

無成士景伯如楚

士景伯
晉理官

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

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

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

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

施行
罪也

雍子自知其罪而

賂以買直鮒也驚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

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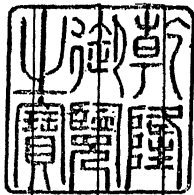
賊殺

逸書三者
皆死刑

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

雍子與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

刑不隱于親



春秋輯傳卷十